
疑紐的上古小舌音來源問題

——以「午」、「五」諧聲系列為例*

馬坤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白一平、沙加爾《上古漢語新構擬》(2014)為疑紐構擬了上古小舌音來源，認為「午」、「五」二字儘管中古音韻地位相同，但上古聲紐有別，即前者為小舌音，後者為舌根音。何大安在2016年發表的書評中對此持反對意見。就此，本文圍繞「午」、「五」二字探討了以下問題：一、兩者是否存在同源關係；二、聲符「午」、「五」在先秦文獻中的接觸情況；三、何大安對《說文》校勘的誤解。我們認為白一平—沙加爾系統區分「午」、「五」二字之上古聲紐，為疑紐增加小舌來源可以成立。

關鍵詞：上古音構擬 諧聲系列 疑紐「午」「五」

疑紐的上古小舌音來源問題——以「午」、「五」諧聲系列為例

* 本文為2017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楚系簡帛中戰國至西漢語音演變研究」(17YJC740066)的階段性成果。文章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沙加爾先生的指導，三位匿名評審專家亦提出了諸多中肯意見，在此謹致謝忱。文中存在的疏漏，概由作者本人負責。

《廣韻》「午」、「五」二字中古音韻地位相同（疑古切，疑姥上合遇），以往學者一般認為它們上古音也相同，例如：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擬為 *ŋo，¹ 李方桂擬為 *ngagX，² 王力擬為 *ŋa。³ 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沙加爾（Laurent Sagart）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兩者聲紐來源存在差異：

午 *[m].q^haʔ>nguX
 五 *C.ŋ^ʃaʔ>nguX⁴

根據上述方案，「五」字在上古階段維持舌根音，而「午」字則帶有小舌聲母。這意味著，在白一沙系統中，疑紐經離析而增加了小舌音來源：

表 1：疑母的小舌音來源⁵

	上古	中古
非咽化	*N.q ^(w) h-, *m.q ^(w) h-	ng(w)-
	*N.G ^(w) -, *m.G ^(w) -	
咽化	*N.q ^(w) h ^ʃ -, *m.q ^(w) h ^ʃ -	
	*N.G ^(w) ʃ-, *m.G ^(w) ʃ-	

何大安（Ho Dah-an）反對白一沙的上述構擬，認為「午」和「五」本為同一個詞：

- 1 高本漢著，潘悟雲等編譯：《漢文典（修訂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頁 32–33。
- 2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 59。
- 3 王力的擬音依據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 91。
- 4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8–131.
- 5 Baxter and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83.

我們知道，午和五是同一個詞，它們讀音相同，皆為交叉義。⁶

「午」、「五」爭議的背後涉及中古聲紐的離析。以往的研究重視古聲紐的分化（split），而對合流現象（merger）重視不夠。各家主要以中古聲類為參照，依據諧聲、假借等材料中的聲紐接觸行為進行歸併。對中古聲紐進行離析，要求考察聲符之間的關係親疏，即在諧聲系聯中觀察聲紐的接觸類型，並指出哪些聲紐之間不常接觸。以上古的鼻音和邊音言之：高本漢在 1923 印行的《中日漢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中尚未區分上古唇鼻音，⁷ 其後在 1940 年出版的《漢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中，高氏始構擬了 *m- 和 *χm- 兩類唇鼻音：前者變為中古的明紐，後者變為中古的曉紐。⁸ 董同龢沿用此說，但以民族語中的清鼻音 *m̥- 代之。⁹ 李方桂也為上古疑、來二紐構擬了對應的清音形式：*hŋ- 變為中古曉紐，*hl- 變為中古透紐。¹⁰ 「新派」學者的方案不盡相同，但大都承認曉紐、透紐等存在清響音來源。¹¹ 隨著出土文獻的日益豐富，上述工作有了全面展開的可能性。本文主要結合出土材料進一步考察「午」、「五」諧聲系列的接觸情況，探

- 6 “...[W]e know that 午 and 五 are the same word with the same pronunciation, both meaning crisscrossing.” Ho Dah-an, “Such Errors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Review of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4, no. 1 (2016): 204.
- 7 參看高本漢著，趙元任譯：〈高本漢的諧聲說〉，收入吳宗濟、趙新那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頁 209–239。
- 8 高氏將部分與明紐接觸的曉母字擬作 *χm-，例如「昏」、「婚」、「焜」、「悔」、「晦」等字，參看《漢文典》#457、#583、#947 諸系列（具見《漢文典（修訂版）》頁 194–195、252、421）。高氏在上注所引〈諧聲說〉中並未交代 *χm- 的構擬思路，但董同龢分析了高氏的方案，其上古清鼻音 *m̥- 是受高氏 *χm- 之影響而提出的，見下注。
- 9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頁 12–13。
- 10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年），頁 19–20。
- 11 例如，白一沙接受了清響音方案，斯塔羅斯金（S.A. Starostin）、鄭張尚芳、梅祖麟等則主張構擬 *s- 前綴。參看 Laurent Sagart and William H. Baxter, “Reconstructing the *s- Prefix in Old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 no. 1 (2012): 29–59。

討疑紐的離析是否可靠。

《說文·午部》：「午，梧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此予（與）矢同意。」〈五部〉云：「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許慎將「午」、「五」二字與盛行的「陰陽五行說」相聯繫，導致其解釋神秘化。為了恢復其本義，後世學者曾依據不同材料提出了多種意見。較為普遍的觀點是，認與為「五」與數目相關，「午」為「杵臼」之「杵」的本字。¹² 何大安採納了另外的意見，認為「午」的本義為「交午」（crisscrossing），與「五」字上古音、義皆同：

X和⋈都有「交叉」義。一個描述筷子的交叉，另一個描述絲線的交叉。筷子的質地較硬，故以直筆書寫，其交叉為X；絲線的質地較軟，故以曲筆書寫，其交叉為⋈。X和⋈實際上是同一個詞。其形體由事物質地的軟硬度決定。¹³

我們認為何先生的看法可能受到以下兩方面的誤導：一是誤讀《說文》。何先生引用了張世超的以下論述：

《說文》：「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X，古文五省。」陰陽五行觀念晚出，許慎對字形的解釋顯然有問題，然古人以指事符號「X」表示「交

12 例如，《說文·臼部》：「舂，擣粟也。从升持杵臨臼上。午，杵省也。」戴侗《六書故》：「午，斷木為午，所以舂也（自注：亦作杵加木）。借為十二辰子午之午，疑古切，通為錯午、午貫之義。」即認為由於「午」經常被借於表達「地支」第七位，故增加意符「木」（作「杵」）以代表其本義。

13 “So both X and ⋈ mean crisscrossing. One depicts the crossing of chopsticks; the other depicts the crossing of silk threads. Chopsticks are hard in substance, so they are written with straight strokes, and their crisscrossing becomes X. Silk threads are soft, so they are written with curved strokes, and their crisscrossing becomes ⋈. X and ⋈ are actually the same word. Their shape is determined by the hardness or softness of the associated substance.” Ho Dah-an, “Review of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202–3.

午」這一抽象概念卻是完全符合漢字的構形規律的，在山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上、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都見有「X」字，證明「五」字之形由「X」發展為「𠄎」，是有古文字材料的支持的。「五」是「交午」之義的本字，後來用為數目字，「交午」之義便假「午」字寫之。¹⁴

上述引文在句讀上存在問題：一是，根據《說文》先釋字義、次釋字形的通例，「五行也」之後應當絕句。按照許慎的說法，「五行」為「五」字本義，「交午」是描述「五」字的構形，即「二」像天地，「X」像陰陽相交午，二者相「會意」即為𠄎（「五」）。二是，「从二陰陽在天地閒（間）交午也」當讀為「从二，陰陽在天地閒交午也」。¹⁵ 整條應讀作：

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閒交午也。

對於張世超的論述，何先生並未照實轉引，而是改為「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¹⁶ 即糾正了第二處問題。

二是將字形義、字的本義、詞的本義之間劃上等號。何大安認為「X（五）」、「𠄎（午）」都有「交叉」之象，分別代表「筷子」和「絲線」的交叉，進而把「交叉」視為本義。但文字相對於語言有其獨立性：一方面，字的本義並不等於詞的本義；另一方面，字形表示的意義也不等於字的本義。¹⁷ 書寫系統與語言系統之間既存在聯繫又相對獨立，字形與詞義之間並非簡單對應，不能主觀判斷某字有某形，遂將其視作本義。「五」字在早期典籍中確鑿的「交叉」

14 張世超：〈西周訴訟銘文中的「許」〉，《中國文字研究》第十五期（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頁2。




15 徐鉉：「二，天地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从二（段注：像天地）。会易在天地閒交午也。」徐、段二氏的說法可以佐證我們的觀點。

16 Ho Dah-an, "Review of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201n26.



17 參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146-147。

義用例極罕，何先生的意見是值得懷疑的。¹⁸




何大安所謂「筷子」與「絲線」之別，更可能是書寫工具或介質的不同而導致的：在獸骨或青銅上刻畫的文字趨於平直，在鑄範上事先書寫的文字趨於曲折。金文上述兩種情況兼具，故存在不少「五」字寫成曲筆的例子：


- (1)  (尹姑鬲，〈《殷周金文集成》755〉)¹⁹
 (2)  (鄴侯少子簋，〈《集成》4152〉)
 (3)  (楚王畬章罇，〈《集成》85〉)

為了便於刻畫，「午」字在甲骨文中更趨平直：

- (4)  (《甲骨文合集》29864)²⁰
 (5) 

同樣將「五」釋為「交叉」，程邦雄先生則認為「五」字像「收絲之具」，²¹正與何先生的說法相左。可見，脫離語言實際而單從字形來推測詞(字)的本義是危險的。

「五」的古文形體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積畫為字(作)，二是用抽象符號表示(作或)。前者在甲骨文中偶然出現，代表其早期形態；後者較為普遍，帶有抽象或簡化的意味。前人對這一演化過程已有不少論述：

- 18 清代小學家曾零星地提出過「五」字有「交叉」義。如：《詩·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絲五紕」，陳奐《詩毛氏傳疏》云：「五，古文作，當讀為交午之午。」即認為「五」、「午」可通，義為「交午」。按，〈羔羊〉詩首章曰「五紕」，二章曰「五緘」，三章曰「五總」，宜視為「數+量」結構，故毛傳云：「紕，數也」，《韓詩》云：「紕，數名也」。
- 1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按，以下簡稱《集成》。
- 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2年)；彭邦炯、謝濟、馬季凡編：《甲骨文合集補編》(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年)。按，以下簡稱《合集》。
- 21 程邦雄：〈釋「五」〉，《語言研究》2000年第4期，頁115。

于省吾：凡紀數字均可積書為之，但積至四畫已覺其繁，勢不得不化繁為簡，於是五字以𠄎為之。²²

裘錫圭：古漢字除了使用象具體事物之形的符號之外，也使用少量幾何符號。一、二、三、𠄎(四)、𠄎(五)、八(六)、十(七)、𠄎(八)、𠄎(十)等數字，是最明顯的例子。²³

可見，𠄎、𠄎、𠄎都代表數字「五」，宜視為抽象符號。

「五」系列(《漢文典》#58)包括五、伍、吾、悟、捂、晤、梧、寤、晤、圉、敵、衙、語、鋸等字，皆屬疑紐；「午」系列(《漢文典》#60)包括午、忤、忤、迕、許、澣、御、禦等字，其中許、澣二字為曉紐，餘皆為疑紐。²⁴此外，《說文》从午聲者還有杵字(屬昌紐)，²⁵高本漢單獨列為一個聲系(《漢文典》#86)。²⁶「五」、「午」系列的差異在於前者限於疑紐內部相諧，後者還與曉、昌諸紐交涉。據此，白一平—沙加爾主張為「五」系列構擬舌根鼻音，為「午」系列構擬小舌塞音，推測二者合流約在戰國中晚期。²⁷

何大安將聲符「五」、「午」混用的時代提前到上古階段，並舉金文為證：

- (6) 以乃族干吾王身。(毛公鼎，《集成》2841)
- (7) 率以乃友干吾王身。(師匚簋，《集成》4342)
- (8) 以乃族從父征，出城，衛父身。(班簋，《集成》4341)
- (9) 不顯天尹，匚保王身。(鬲鼎²⁸)

22 于省吾：〈釋一至十之紀數字〉，收入氏著：《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97-98。

23 參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24。

24 高本漢：《漢文典(修訂版)》，頁32-34。

25 《說文·木部》：「杵，春杵也。从木午聲。」

26 高本漢：《漢文典(修訂版)》，頁43。

27 Baxter and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128-131.

28 參看吳鎮烽：〈鬲鼎銘文考釋〉，《文博》2007年第2期，頁16-19。

(10) 則繇唯乃先祖考又爵于周邦，干害王身，作爪牙。(師克盥蓋，《集成》4468)²⁹

他認為：

(例6-7)都是「吾」和「禦」相通用，更準確地說，是「吾」字的聲符「五」與「禦」字的聲符「午」相通用。³⁰

其意見可歸納為：「干吾」(例6-7)與「衛」、「匍保」、「干害」(例8-10)等類似，有「捍衛」(defend)之意；「干吾」之「吾」與「禦」相通。我們贊同其第一點意見，但同時認為「干吾」之「吾」本字不能確定為「禦」，而可能與「敵」存在同源關係。理由如下：

古文字中，有時還在「吾」的基礎上增加意符「攴」或「戈」(作「敵」、「戠」)，用例如下。一是用作人名、國名或地名：

(11) 敵作寶簋，用饒厥孫子。(敵簋，《集成》3827)

(12) 攻敵王自作用劍。(攻敵王光劍，《集成》11666)

(13) 邠與之關戠公周童耳受昏(期)。(包山2，簡34)

二是與「伍」相通，表示「行伍」：

(14) 五人目敵(伍)，萬人……。(上博簡(四)《曹沫之陳》，簡26)

29 Ho Dah-an, "Review of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199–200.

30 "Both (*Mao Gong Ding* and *Shi Hong (Xun) Gui*) are examples where the 吾 is used interchangeably with 禦 'to defend', or more exactly where 吾 with the phonetic element 五 substitutes 禦 which has the phonetic element 午." Ibid, 200.

三是用作「禁止」義：

(15) 上帝以禁。帝曰：「毋乏吾禁。」(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十六經·正亂》，105上-105下)

(16) 敬天之敵，興地之𡗗。(上博簡(五)《三德》，簡17)

(17) 小人先之，則壅(堵)敵之，則轟毀之。³¹(上博簡(二)《從政甲》，簡17-18)

四是用作「勇武」義：

(18) 肅折(哲)臧敵，聞于四國。(王孫誥鐘，《新收》420)³²

還有一些情況暫時無法確定其具體含義，例如：

(19) 毋改敵，毋變事。(上博簡(五)《三德》，簡10)

(20) 𡗗三稜，敵𡗗之六檐(擔)。(《九店楚簡》，簡1)

對於第三種情況，學者一般從韻部關係考慮，認為「敵(戠)」同「禦」或「圉(圉)」相通，意為「止也」或「牢獄」。³³ 根據《說文》，「敵」字本身有「禁止」義：

31 整理者注：「『壅』字，不識」。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30。按，清華簡(壹)《楚居》之「堵敖(楚王熊)作「臯囂」，「壅」似在此基礎上增加義符而成。據此，可將「壅敵」讀作「堵敵」，意為「阻止」、「妨害」。

32 鍾柏生等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第1冊，頁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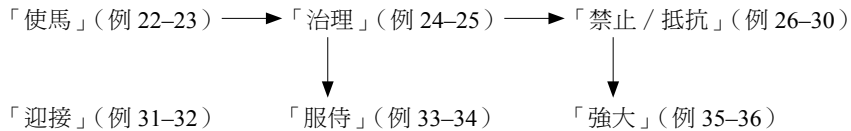
33 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27，注32。

(21) 敵，禁也。一曰樂器，控楬也，形如木虎。(《說文·支部》)

由「禁止」義引申出「勇武」(例 18) 或「保衛」(例 6-7) 是比較自然的。從後期演變來看，「敵」、「禦」、「圉(圍)」三字音義皆近，但各有其本音、本義，不必輾轉通假以解釋，亦不必尋找本字。

從字形上看，「禦」是在「御」字的基礎之上添加意符而來。《說文·示部》：「禦，祀也。」表示某種祭祀活動，該義項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³⁴ 但在傳世典籍中，「禦」更普遍的情形是分擔「御」的某些義項。「御」本義為「使馬」(《說文·彳部》：「御，使馬也。从彳从卸。馭，古文御从又从馬。」) 由此引申出「駕馭」、「治理」義；在此基礎上，一方面發展出「服侍(為某人駕車)」義，一方面又產生「禁止/抵抗」和「強大」義；此外，它與還「訝」相通，借用作「迎接」義。³⁵ 具體情況可表示如下：

表 2：「御」字的引申途徑



上述引申途徑在早期典籍中得以體現。我們對《尚書》、《毛詩》、《左傳》中「御」、「禦」二字的用例作了統計：

34 參看楊樹達：〈釋禦〉，收入氏著：《積微居甲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30-31。

35 根據段玉裁的說法，「御」字的「迎接」義是屬於借用，其本字為「訝」。段注於「訝」字下云：「……〈士昏禮〉『媵御』，〈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穀梁傳〉『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列子〉『遇駭鹿御而擊之』，皆訓迎。則皆『訝』之同音假借。」

表 3：「御」、「禦」二字的分工情況

		御						禦		
		使馬	治理	迎接	服侍	禁止	人名	抵抗	強大	治理
《尚書》	偽「古文」	1	1	2	0	0	0	0	0	1 ³⁶
	「今文」	15	2	0	0	0	0	0	0	0
《詩經》		6	2	2	4	2	0	4	3	0
《左傳》		70	16	2	0	3	7	46	2	1

除「治理」和「禁止／抵抗」義存在部分重疊外，兩者的分工較為明確：³⁷「御」主要承擔「使馬」、「治理」、「迎接」、「服侍」諸義項，「禦」主要承擔「禁止／抵抗」、「強大」等義項。今依據表 2 略舉數例：

- (22) 佗佗勇夫，射御不違。(《尚書·秦誓》)
- (23) 癸酉，師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左傳》成二年)
- (24) 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左傳》文十年)
- (25)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左傳》昭十二年)
- (26) 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左傳》襄四年)
- (27) 宴爾新昏，以我御窮。(《詩·邶風·谷風》)
- (28)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尚書·牧誓》)按，《釋文》：「迓，五嫁反。馬(融)作『禦，禁也。』」
- (29) 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懸間。(《左傳》昭十六年)

36 「禦」字用作「治理」義，見於偽古文《尚書·大禹謨》：「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

37 在《左傳》中，我們僅發現兩處「御」用作「抵抗」義的情況：(1) 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襄十一年）；(2) 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襄二十五年）。

- (30) (靈輒) 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左傳》宣二年)
- (31)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詩·召南·鵲巢》)
- (32)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詩·小雅·甫田》)
- (33) 飲御諸友，炰鱉膾鯉。(《詩·小雅·六月》)
- (34)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詩·小雅·吉日》)
- (35)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詩·大雅·烝民》)
- (36) 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左傳》昭元年)

從《左傳》的使用情況來看，二者的分工較為明確：「御某」一般指充當某人的侍御（或迎接某人，例 31-32），「禦某」指抵抗某人；「御某地」指治理某地，「禦諸某地」指在某地抵抗某人。例如：

- (37) 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左傳》僖二十四年)
- (38) 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充石。(《左傳》文十一年)
- (39) 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左傳》成七年)
- (40) 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恠禦諸橫。(《左傳》昭二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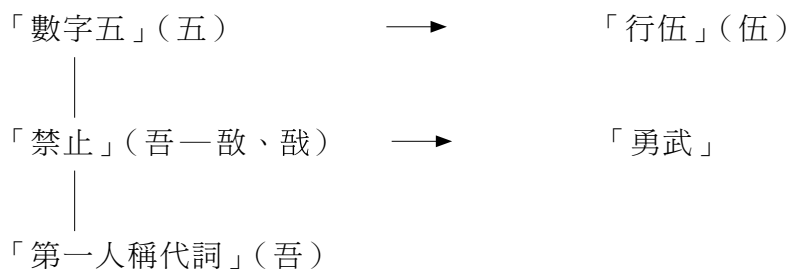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在《尚書》、《毛詩》和《左傳》中，我們尚未發現「禦」字確切的「保衛」義用例，在後來的演變中，「御 / 禦」的諸多義項仍多與「禁止」、「抵抗」有關。³⁸

總之，「吾（敵、戠）」和「御（禦）」各有其本音、本義及派生路徑，我們並未發現「御（禦）」字在上古有明確的「保衛」義用例。何大安將「禦」視為「干吾」之「吾」的本字，把「五」、「午」

38 參看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756、1611。

兩系列混同起來，是值得商榷的。段注於《說文》「敵」字下云：「……『敵』為禁禦本字，『禦』行而『敵』廢矣。」何大安曾提到在西周時期，「吾」字還不具備第一人稱的用法。³⁹ 若以上二說可信，我們可以推測「五」、「吾」的發展路徑為：「五」由數目義發展出「行伍」義；「吾」由「禁止」義引申出「保衛」、「勇武」義。西周以後，「吾」常被借作第一人稱代詞，原先的含義則專由「敵」、「戢」等承擔。上述情況可表示如下：

表 4：「五」、「吾」的發展途徑



從現有的材料來看，我們認為聲符「午」、「五」起初相互獨立、並行不悖（參看表 2，3），到戰國中後期才發生混用。白一平—沙加爾將「午」、「五」兩系列分別構擬了不同的上古聲紐來源，解釋了二者的合流途徑，與上述情況更為契合。

39 Ho Dah-an, “Review of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199–200.

引用書目

-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
- 程邦雄：〈釋「五」〉，《語言研究》2000年第4期，頁112–116。
-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頁1–249。
-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 Ho Dah-an 何大安. “Such Errors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Review of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4, no. 1 (2016):175–230.
- 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著，潘悟雲等編譯：《漢文典（修訂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
- 著，趙元任譯：〈高本漢的諧聲說〉，收入吳宗濟、趙新那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頁209–239。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彭邦炯、謝濟、馬季凡編：《甲骨文合集補編》，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年。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
- Sagart, Laurent and William H. Baxter. “Reconstructing the *s- Prefix in Old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 no. 1 (2012): 29–59.
- 吳鎮烽：〈饗鼎銘文考釋〉，《文博》2007年第2期，頁16–19。
-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張世超：〈西周訴訟銘文中的「許」〉，《中國文字研究》第十五期，

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頁1-3。

鍾柏生等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2年。

——：《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On the Old Chinese Uvular Origin of the Initial Yí 疑 : A Case Study of the “Wǔ” 午 and “Wǔ” 五 *Xiéshēng* (Phonetic Series)

MA K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s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2014) proposes an Old Chinese uvular origin for the initial Yí 疑. Their system reconstructs wǔ 午 with an uvular initial and wǔ 五 with a glottal nasal, despite the fact that both of them are homophonous in Middle Chinese. Such reconstruction was rejected by Ho Dah-an in his 2016 review of the book.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issues surrounding the two *xiéshēng* 午 and 五: First,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a cognate relationship. Second, where i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se two phonetic series as shown in pre-Qin literature. Third, a discussion on Ho’s misreading of a collation note by Qing scholar Duàn Yùcái 段玉裁 (1735–1815) on the *Shuōwén* 說文.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Baxter-Sagart’s proposition of distinguishing the Old Chinese initials of the two wǔ 午 and 五 and adding an uvular origin for the initial Yí 疑 are well founded.

Keywords: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Yí 疑 initial, *xiéshēng* series, “wǔ” 午 series, “wǔ” 五 series